

傳師國禱龍

一音題



论《念佛法门》

释 妙 莲

阿弥陀佛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开悟、开智慧）。

佛问园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得入正定）。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了脱生死）。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大势至菩萨今于此娑婆世界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

若人但念阿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定。

宋永明延寿禅师《四料简》：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蹉路	阴境若现前	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角虎	现世为人师	来生作佛祖
无禅无净土	铁床并铜柱	万劫与千生	没个人依怙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农历辛未年十一月十七日
南无阿弥陀佛圣诞纪念日
写于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

念佛伽陀教义百偈

彻悟禅师深通教义，彻悟宗乘，晚年归心净土，自行化他，一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主。其所发挥，实为近代所罕见。今录其教义百偈，以为修净业者作一善导。 释印光志

一句弥陀	我佛心要	竖彻五时	横该八教
一句弥陀	意旨如何	知音常少	木耳偏多
一句弥陀	大意分明	蛇生弓影	药出金瓶
一句弥陀	名异方便	普摄群机	旁通一线
一句弥陀	开往生门	是多福德	非少善根
一句弥陀	临终佛现	四辩亲宣	六方共赞
一句弥陀	成佛标准	以念佛心	入无生忍
一句弥陀	证三不退	只此一生	便补佛位
一句弥陀	满十大愿	岂得普贤	错教了办
一句弥陀	白牛驾劲	其疾如风	行步平正
一句弥陀	如来藏心	水外无浪	器原是金
一句弥陀	妙真如性	春在华枝	像含古镜
一句弥陀	清净实相	绝议绝思	难名难状
一句弥陀	圆融法界	觊体全真	交罗无碍
一句弥陀	大圆智镜	身土影含	重重掩映
一句弥陀	空如来藏	万法未形	一真绝相
一句弥陀	圆满菩提	天更无上	云不与齐
一句弥陀	大般涅槃	一轮明月	万里空寒

一句弥陀	开般若门	十虚万法	一口平吞
一句弥陀	华屋门开	从者里入	快随我来
一句弥陀	入王三昧	似地均擎	如天普盖
一句弥陀	得大总持	转一切物	使十二时
一句弥陀	性本自空	星皆拱北	水尽朝东
一句弥陀	法界缘起	净业正因	菩提种子
一句弥陀	如镜照镜	宛转互合	重叠交映
一句弥陀	似空合空	了无痕缝	却有西东
一句弥陀	一大藏经	纵横文彩	绝待幽灵
一句弥陀	一大藏律	警尔净心	戒波罗蜜
一句弥陀	一大藏论	当念心开	慧光如喷
一句弥陀	一藏秘密	发本神通	具大威力
一句弥陀	浑全大藏	戒定慧光	流出无量
一句弥陀	绳本是麻	奈何不会	翻疑作蛇
一句弥陀	罕闻罕睹	影现镜林	响宣天鼓
一句弥陀	无可譬喻	古镜当台	水银堕地
一句弥陀	老婆心苦	运万舳舟	发千钧弩
一句弥陀	明明是有	四辩八音	婆心苦口
一句弥陀	的的是无	熔他万象	入我洪炉
一句弥陀	亦无亦有	梦里山川	镜中花柳
一句弥陀	非有非无	捺著便转	水上葫芦
一句弥陀	第一义谛	尚超百非	岂落四句
一句弥陀	妙圆三谛	最清凉池	大猛火聚
一句弥陀	得大自在	转变圣凡	融通世界
一句弥陀	有功者赏	王膳盈前	髻珠在掌

一句弥陀	里仁为美	居卜来归	枯椿非鬼
一句弥陀	非难非易	九品莲花	一生心力
一句弥陀	就路还家	可惜痴人	弃金担麻
一句弥陀	横出娑婆	汝信不及	吾末如何
一句弥陀	归元捷径	紧要资粮	唯信愿行
一句弥陀	要在信深	莲芽九品	抽自此心
一句弥陀	要在愿切	寸心欲焚	双目流血
一句弥陀	要在行专	单提一念	斩断万缘
一句弥陀	誓成片段	拌此一生	作个闲汉
一句弥陀	只恁麽念	百八轮珠	线断重换
一句弥陀	不急不缓	心口一如	历历而转
一句弥陀	愈多愈好	如人学射	久习则巧
一句弥陀	摄心密持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一句弥陀	譬犹掘井	就下近泥	价廉工省
一句弥陀	类如钻火	木暖烟生	暂停不可
一句弥陀	全身顶戴	人命无常	光阴不再
一句弥陀	如救头然	尽十分力	期上品莲
一句弥陀	妙园止观	寂寂惺惺	无杂无间
一句弥陀	险路砥平	直抵宝所	不住化城
一句弥陀	如水清珠	纷纭杂念	不断自无
一句弥陀	顿入此门	金翅攀海	直取龙吞
一句弥陀	尘缘自断	狮子游行	惊散野干
一句弥陀	蓦直念过	一踏到底	香象渡河
一句弥陀	无相心佛	国土庄严	更非他物
一句弥陀	无为大法	日用单提	剑离宝匣

一句弥陀	无漏真僧	雪山药树	险道明灯
一句弥陀	满檀那度	裂破愷囊	掀翻宝聚
一句弥陀	满尸罗度	都摄六根	圆净三聚
一句弥陀	满羼提度	二我相空	无生忍悟
一句弥陀	满毘梨度	不染纤尘	直踏玄路
一句陀弥	满禅那度	现诸威仪	藏甚枯树
一句弥陀	满般若度	境寂心空	云开月露
一句弥陀	想寂思专	未离忍土	已坐宝莲
一句弥陀	一朵宝莲	唯心之妙	法尔如然
一句弥陀	一朵宝莲	凡情不信	亦宜其然
一句弥陀	一朵宝莲	决定不信	真个可怜
一句弥陀	一朵宝莲	直饶不信	已染识田
一句弥陀	宏通敢情	入大悲室	坐法空座
一句弥陀	无尽宝藏	八字打开	普同供养
一句弥陀	断诸烦恼	全佛全心	一了百了
一句弥陀	灭除定业	赫日经霜	洪炉片雪
一句弥陀	能空苦报	世界根身	即根而妙
一句弥陀	圆转三障	即感业苦	成秘密藏
一句弥陀	解难解冤	慈光共仰	法喜均沾
一句弥陀	报未报恩	裂缠绵纲	入解脱门
一句弥陀	空诸恶趣	万德洪名	那容思议
一句弥陀	机逗人天	参差三辈	掩映九莲
一句弥陀	化兼小圣	回狭劣心	向无上乘
一句弥陀	超然无碍	文殊普贤	大人境界
一句弥陀	微妙难思	唯佛与佛	乃能知之

一句弥陀	列祖奉行	马鸣造论	龙树往生
一句弥陀	因缘时节	异香常闻	莲社创结
一句弥陀	利大象龙	永明禅伯	智者教宗
一句弥陀	感应非轻	少康化佛	善导光明
一句弥陀	有教无类	雄俊入冥	惟恭灭罪
一句弥陀	是无上禅	一生事办	旷劫功园
一句弥陀	理非易会	百偈俄成	三尊加被

念阿弥陀佛法身佛

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入于我今心想中。
 是故我今心想佛时，是心即与阿弥陀佛法身
 体性平等，无二无别，不生不灭，常乐我
 净，功德园满，是可皈依。南无阿弥陀佛。

龙裤国师传叙

念西法师，今之闽南高僧也。专弘净业，著作甚富。近以所撰龙裤国师传见示，披卷讽读，叹为希有。文笔朴拙，不假修饰，弥益古趣。丰德性常律师，拟以付刊流布，而资亡母冥福。孝思肫诚，尤足多焉。为题卷端，以志欢赞。

岁次乙亥十月

惠安净峰沙门一音

明漳州三峰闲云石室 龙裤国师传

漳东三峰闲云石室，明高僧樵云国师开辟道场也。因有巨石，覆下一窝，不施片瓦，便成为室。漳州府志以师苦行卓绝，名石室岩。民国癸酉年，僧念西隐此二年，搜其事迹，复询故老，作为传偈。弘一大师且为之序。一段圣迹，遂著人间。丙戌冬，偶游到岩，适传泽师经营祖堂。询以龙裤国师事，笑而不答。乃谓住持此间，有古迹可传，不可使之泯灭。授以此册，嘱其重刊，俾来者知师匪略。是与序。

国师号龙裤，法号樵云。姓郭，漳之东乡霞州人也。神宗朝得度，抽簪于本郡山头社桥下庵。幼无读书，世耕作。出家后，习经迟钝，忘前落后，无读诵性，相类特伽之诵帚。其剃度和尚，以其难于教化，惟日课以运水采薪，而供师僧。阅四、五年，一句弥陀，犹念不调。故常劳役。每礼参师道，竟不获教。但闻师言：“可作作苦行，以消业障，余非汝所学。”如是数次，舍受师词，都不生恨。

师念欲修行，既乏师教，又日无暇，正太息间，适云水师来焉。乃夜私造室恭叩，以请法益。彼嘉其意虔，探问来历，藉悉原为生死心切，但根性不聪，而道志弥坚，器之。即为说古德操行，穴处岩居，涧饮木食，以乐吾道。乃至说：“道之一字，理极难明。总之，躬行实践，道必达焉。师果自真实修道，唯念佛一门，为横超之捷径，较行参

禅为易，且保无魔业之烧。苟能以信入门者，须法古人，则将来念佛三昧，可计日而待证矣。”

师闻之，心遂感悟，拟入三峰石窟修行。复作是念：此事万不可令人知之，知恐不成。曾一度预启师友曰：“某不日，当有他适修道。”人皆不信，谓是戏言，故置不究问。然师志已决。从此每往该处，伐木诛茅，而作栖身之所。人亦不知所作所为，见日仍以负薪归，不介其意。迨所作已办，有休焉之志。竟于越晨，将诸用具，而诣石窟。自是栖身净土，勤念弥陀。当初住时，惟煎米汤以止饥渴。只因乞化山麓，路有难行。自说既然僻隐，不惹游尘。乃种薯芋，以自果腹。诚哉，居天地之别有，友麋鹿而相邻，嗒然方外，不杂人间。

诿料未及一载，师友访樵问路，被知住处，来劝归庵，师竟不移清修矢志。有姊子闻舅氏出家，隐居山林，清苦自若。即邀庵中诸伴，携布一匹，惠彼衣服之需。再三劝回本庵，师不以为听。劝既不归，而布又弗受。渠强投下，扞泪而去。师不视不顾，亦不移动，念佛如故。是布一投，十有三年。尘盆寸厚，眼亦不以物为碍。此可见其念佛，已念到无心用处，真得功夫矣。复闻师住山时久，所著布裤破裂，膝肉现赤，忽动心念。而即善自安慰曰：“此时能度且暂度。待我他日受国师礼，与汝著龙裤。”其安心有诀类此。何则？布者自布，堆作尘土。裤者自裤，破而不补。其大放下人，不过亦为尔尔。

一日，山下卖杂货者，生意不幸，绝无他贖。正归造饭，值天降雨。途次经于山隈，避雨其舍，腹枵索食。师

曰：“善。但为我此坑下，拾些小石卵来，然后相餉。”即令其涤净。师自亲手，散之小锅，加少许水，教他烧煮。是人不知，疑何所作。未几，师唤芋熟矣。去盖视之，果然芋卵满盛，个个如初所拾者，形无有异。吃之，其味香美。两人同食，犹尚不尽。师因密诫：“切勿漏谣。今后可常来此食。”窃以石卵能作芋，此等神变，实难臆测。

尔后，师念自利既获，当复利人。利人者，莫若奉茶，广结众缘。便于邻处，万松关官路八脚亭，距离二里有奇，以一味之茶，供奉三年，曾不告疲。

迨万历皇太后崩，托梦于帝，嘱请有德高僧为拔幽苦。帝命通天监占，今天下德僧，出于何地。监奏曰：“臣每观闽省，常盖祥云一道，圣将毋出是耶？”帝以为然，即颁诏书：凡闽地之僧，普请为国太夫人荐拔冥途。时，次第延六和之僧，应漳郡诸刹。同门昆季住南山寺，善忤事，亦预受请之一数。既动身赴京，途经是亭，休憩喝茶。师问欲何所趣，同门为如实说。师曰：“我生来未见京都如何，伴游可否”？答言：“汝既不能忤事，去之何用”？曰：“我虽不会经忤，给汝役力，挑经箱可否”？答曰：“若是，随意”。于是以后，如小说之沙僧。

沿途至燕京，通告圣意。帝命守门人，凡闽僧来者，一一从新门入进。入者，必发川资，配船令返。若不入者，可诘其故，即来禀报。同时去者，莫不进其门。唯师一人，不敢擅进，而独跪向门前，作喃喃声。守者怪其不入，前而问之曰：“何故不入”？师答：“地下有金刚”。再三而问，都无别语。遂奏上。上闻之喜，曰：“得道高僧，将斯人

欤”？乃驾出而迎之。上曰：“何不进乎”？答亦如前。上言：“何不倒行而入”？曰：“敬奉来教”。即翻头作足，跃身而入。上赞曰：“善哉，入是也”。遂命左右，而取门下所藏《金刚经》。又言“朕为试事验理，故作此方便法。非真高德之僧，焉知是地下有经者哉”？

帝回顾师而言之曰：“朕欲报劬劳之恩，而拔国太幽趣之苦。应作何等经忏，愿见示教”。师曰：“经忏某不会，惟念佛可乎？”帝思少顷。报曰：“既能念佛。亦是超度。不谕坛事如何安置”？师曰：“可结坛如台式，高丈许，以安灵位。并制一招魂幡”。帝问于何日用。对曰：“就于来朝”。帝思之，何以简略过甚？不知云何所为。

上一面命创坛事，一面瞻视师容。乃呼：“吾师欲浴身否”？曰：“浴身不会”。帝笑之曰：“不会，令诸娥女巾浴”。师默默不报。帝请师入内安息。然后嘱诸女曰：“汝等可为圣师澡身，而密视其人，于受浴时，戒定力能持否，方来报明”。诸宫女以承宸命，便为之浴。浴及下身，多不摩擦。师知故问曰：“此肉不是肉耶？何必妄分别？”诸女强以巾澡之。浴毕，将著下衣，而见其男根不现，但看如一堆旋螺形，因是奏上。赞此师真圣僧，寂然不动情欲，甚为希有。帝闻益嘉其梵行，疑必圣果位中人，乃以国师之礼待之。

迄明早，上临坛，见师执幡，召请国母魂，而向灵位说偈曰：

我本不来，是汝故爱。
连根拔起，超升天界。

说毕，复以幡三招，称南无阿弥陀佛者三。谓上言：“已超拔矣”。上犹怀疑：“超拔一何速耶”。才生是念，跪正欲起，忽闻空中有声曰：“蒙圣僧法力，今获上升天上。可为我礼谢三宝及圣师恩”。帝瞻望圣母，忽见立云端，心乃不疑。一时欲问所以，咽悲情塞无语。便为圣师顶礼。未举头顷，不得见矣。

法事告满，帝携师手下坛。以百千金珠宝物，盛盘奉师。一皆不受。又赐紫衣法具，亦不纳。惟瞻帝所著龙裤，似依依不舍，目无暂瞬。帝始会意曰：“若喜此服，可相贍”。师哂之。为说往昔修行时事，具如上。帝深然其意，欲将新制者与。师曰：“但此可矣。不过著消个念头，岂真乐心哉”？帝愈佩德钦风，即持所著龙裤赐与。更赐龙裤国师号焉。是午，设太僧斋，满朝文武官员临门拜贺。师厌冗忙，止其免礼。

顷之，帝邀同游御花园。园中有石塔，镌七佛名字，书是梵书，师从来罕见者，问：此是何物？帝曰：“塔。汝岂不知耶”？师嘿然不对，但眼瞻仰，无任欢喜。帝知彼意，曰：“若喜此塔，朕可命工运去，如何”？对曰：“但可与我，不劳工运”。帝曰：“汝便持去”。师曰：“谢恩”。即出大神通手，而收落袖中，无异桐城飞来之塔。身随涌空，辞别欲归。帝目击其现大神足，藉知是圣非凡，即叩首留其驻锡。三番礼请，师皆不受，亦不下地。帝复问曰：“圣人今欲何之”？答：“福建三峰石窟去”。言毕，足步虚空，还本所住处。

尔时帝慕圣僧情切，派使者诣福建，处处寻求。大颁圣

旨。设寻得国师，为朕礼请来京供奉。又私密敕曰：“肯来者大善。不来者，亦当随所住处，兴建道场，以答罔极之恩”。使者奉教，一入闽省，分发多人，觅师所在。便于漳东二十里外，而得见之，说及奉旨来山礼请事。师称疾不起，遂免之。使官见其高卓之志，对世声利，大有淡冷。乃囑府县，为帝创建梵宇，以养国师。及道场建就，额曰“闲云石室”。四方衲子闻名参道，络绎而来。宰官居士，望风归化者不少。

有江西罗状元率先，捐荣学道，法名念庵。曾来亲近国师三载，授以念佛三昧法门。又，师以不识字故，唯口宣化。凡所开示，都无记录，其法语世无传焉。仅有四句超升之偈，并漳州府志载三峰石室开创事。

当帝遣使请师后，未及使还，白云遽驾。又同门者，归途之次亦病亡。后，师垂化二十余年。至崇禎末，正月十八日，自知生西时至，告众说法。届时沐浴，念佛迁化。

其俗家郭氏，先以师出世无后，为之乞嗣。于师在日，已盛传千有余人。闻讣西归，急来争取真身。曾讼官庭。官为调和缙素，即作二棺。一以盛师真身，一以盛龙裤并遗像。垒重平均，漆色一样，难以分别。而彼俗裔，争先挑拣，竟获龙裤等物而回。于真身者，幸归释门而荼毘之，获舍利无数，葬于本山岩后之东。

厥后年代久远，梵刹颓落，乏人掌持，而国师爪发之塔废矣，今遗基尚在，灵骨不存。复有国师遗像，木所雕者，与罗念庵像并在，列峙殿之西东。又携来石塔，至今仍在岩之坑底，高约丈余。

余昔在俗，慕国师之风，故投是寺剃落，奉祀香灯。凡此耳闻者，多从故老相传，乃爰笔而志之，以补僧传之阙。今欲重宣此义，并说偈曰：

国师赐号	龙裤之美	吾漳东乡	霞洲郭子
明万历朝	师僧得度	落发山头	执劳是务
世本农家	不识字故	习经钝迟	读不落句
犹是特伽	诵帚一数	渠受业师	目随不注
运水采薪	当视佣雇	然具道心	不失坚固
经历有年	而朝而暮	学既不能	无殊盲路
每参师法	不教修道	但言苦行	消业自好
余非汝学	何用多讨	如是几番	不生恨恼
正念欲修	适云水衲	自远方来	为之招纳
夜私叩参	教离冗杂	念佛专修	岩居最合
涧饮木食	如是等答	开示此道	要躬践踏
师闻之喜	感觉真理	三峰石窟	栖身正拟
复作是念	勿令知止	知事不成	难免卑鄙
也曾一度	预启师友	某于不日	将有他走
入山修道	归日久久	人谓戏言	便不信受
然志已定	生死心切	从此每往	治彼石穴
伐木诛茅	径通曲折	人不知为	彼亦不说
归见负薪	与昔无异	不日成之	休焉有志
果于越晨	将所用器	而诣石窟	从斯隐避
勤念弥陀	栖身净土	惟煎米汤	清苦自度
若乞山麓	有难行路	自设居山	游尘厌恶

果腹无他 种些薯芋 淡泊甘心 餐风饮露
高卧云霞 不让仙步 友之麋鹿 侣之乌兔
居别有天 不攀俗缘 清虚若此 即极乐仙
奈未一载 庵中师友 访樵问路 住处被知
劝不归庵 虽苦亦甘 竟不移志 兰若可堪
后有姊子 闻者来探 邀庵同伴 苦劝再三
惠布不受 劝归不还 布强投下 扞泪而去
布不动移 亦不视顾 一投多年 尘封无数
物不见碍 念佛如故 无碍解脱 证得坚固
复闻国师 住山时久 其身所著 衲裤成朽
针线无心 破裂膝首 心勿动念 自慰开口
作如是言 能度暂度 待礼国师 与汝龙裤
其善安心 真得神悟 知当来事 胜邵子数
此类超群 自修清苦 胸有修竹 绝无城府
布者自布 堆于尘土 裤者自裤 破而不补
堪与大梅 同师学古 一日近村 有什货贾
贸易不胜 正归食午 途经山腰 值天降雨
避雨其舍 腹枵索膳 慷慨一声 随口答善
但拾石卵 此坑不远 来便相餉 随往取返
即令涂净 视亲以指 散落锅中 加少许水
教彼烧火 彼人疑此 将有所为 何等工技
未几闻师 唤芋熟矣 去盖视之 芋卵香美
个个形如 初拾石子 二人同食 犹不偈耳
师因密诚 去勿传谣 今后遇食 用此相邀
石芋奇事 显示神通 得真道力 变化无穷

后师复念	自利既得	当复利人	利人无极
奉茶结缘	便就暑天	于近邻处	松关亭边
一味茶水	供施三年	无分僧俗	不取文钱
时适国太	万历母崩	托梦于帝	嘱请德僧
为拔幽苦	早获超升	诸通天鉴	皇命敬承
为占得道	祥云起腾	报云闽省	圣僧出兴
帝以为尔	下诏求徵	普请全省	高德法灯
次第延请	六和众德	应轮漳州	诸剃衣黑
同门昆季	亦受派敕	束装之京	途经亭侧
休憩喝茶	师善观色	问其同门	何去劳力
彼为说之	师言且息	欲见帝都	随去可得
时彼同门	偏以言逆	经忏不能	去何所益
用是等杂	师随启白	虽不忏事	挑箱执役
彼闻转机	要随便适	于是以后	去人千百
师俨沙僧	一挑经册	沿途至京	谁有人惜
通告圣意	上已云及	凡闽僧来	从新门入
入者之人	川资随给	配船令还	散归各邑
若不入者	可诘其故	即来禀报	朕自出顾
同行诸师	莫不进入	乃有多人	皆受配给
师让人前	不敢争急	早知是事	识别卓立
但跪向门	喃喃合十	守门怪问	何故不入
地下金刚	此言以答	审问再三	一句不杂
遂奏闻上	心上欢喜	谓得道僧	人将毋此
御驾出迎	问亦答尔	上赐倒行	入则可以
师敬来教	翻头作足	跃身而入	超尘越俗